

烏克蘭危機與中國的戰略處境和選擇

顏建發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摘要

2014 年 3 月爆發的烏克蘭危機，除了揭露其內部親俄派與親歐派的鬥爭，還捲入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的嚴重對抗。這對於中國是機會，也有風險。中國在烏克蘭議題上選擇自制，事出必有因。從戰略位置與利益看，保持隔岸觀火、坐收漁利，固然是最佳的戰略選擇，但以中烏關係的緊密度看，實際上由不得中國，它並無法全身而退。在既有國際權力結構鬆動而新的結構在成型的過程中，北京站在有利的戰略位置，可主動塑造更多而靈活的籌碼，為其所用，就眼前而言，中國的得仍應多於失。然眼前中國戰略環境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崛起的中國其影響力無遠弗屆，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外交攤子鋪得太大，已陷入全球性的政治參與，讓中國無法置身事外，其實也是負擔。

關鍵詞：烏克蘭危機、中國的戰略處境、中烏關係、親俄派、親歐派

壹、前言

自 2014 年 3 月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媒體只例行地報導烏克蘭事態的進展，外交部也沒有進一步的立場性發言。中國對烏克蘭問題的不作為，已引起國際政界人士、專家學者與媒體的議論。西方的戰略學家與媒體皆一面倒地認為中國是此一危機的最大獲利者，包括美國外交政策專家伊恩·佈雷默 (Ian Bremmer) 和俄羅斯與中亞政治的專家奧爾科特 (Martha Brill Olcott) 等 (Kelley, 2014; Eckel, 2014)。著名的專欄作家邱林則呼籲，中國不介入烏克蘭議題，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失策，多年來在中烏關係上的努力將付諸東流 (鉅亨網新聞中心，2014/9/24)。然而，真相果真如此？

本文試圖同時從機會面與風險面加以評估。本文以為當前中國習近平政權正處於一個內外交迫的時刻：對內，經濟成長減速、民怨沸騰而反腐肅貪的運動如火如荼、新疆、西藏與香港問題甚為棘手；對外，以美國為首的民主聯盟正在對中國進行戰略性圍堵，週邊國家與中國的對立性因素存在，包括日本、菲律賓、越南以及印度皆與中國有程度不等的摩擦與緊張，需要處理。此際，身居中南海的習近平必然是如坐針氈，戒慎恐懼。在此內憂外患的多事之秋，烏克蘭即使是一塊肥肉，恐也難以挑起習近平的胃蕾，更不用說烏克蘭問題既複雜且是個財政負擔。中國在烏克蘭議題上選擇自制，事出必有因。而評價機會與風險，要將中烏關係擺在中國在此區域的大國外交關係的脈絡來理解，同時，中烏關係的前景，也要將外交、軍事、與經濟等面向一起關照，並且要兼具短期與中長程的不同考量。

貳、烏克蘭親俄與親歐勢力的分裂與對決

烏克蘭原係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一部分，1991 年自蘇聯獨立出來。由於它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有 4,800 萬，再加上烏克蘭原本就是俄羅斯前身蘇聯重要的一員，有蘇聯「皇冠上的寶石」之稱。工業強盛的烏克蘭東部與俄羅斯接壤，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軍事科技，都與俄羅斯有緊密的聯帶。即便是獨立後的今天依然與俄羅斯密不可分。但政治的

潛在矛盾卻難以化解。在蘇聯時代，俄語是官方語言，也是使用最為廣泛的語言，特別是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但獨立後的烏克蘭政府奉行烏克蘭化，憲法規定，國家語言文字是烏克蘭語。俄語已經被禁止，在媒體和電影中限制使用（無作者，2014f）。在某些地方甚至違反規定者要罰錢，仇俄的行動常常發生，不勝枚舉（雷日科夫，2008：239）。獨立後烏克蘭政府極力奉行徹底否定俄羅斯歷史的路線。憲法所立的語言政策，被視為：烏克蘭語和俄語對抗、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對抗、烏克蘭和俄羅斯對抗（雷日科夫，2008：249）。

但現實是，根據 2001 年人口普查，67.5%的人口宣稱烏克蘭語為自己的母語，29.6%的烏克蘭人宣稱自己的母語為俄語。以至於烏克蘭內部的族群之爭以及親俄或親歐的路線之爭，一直是內政上的痛。已下台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原本希望與歐盟簽訂協議，同時加入俄國主導的歐亞聯盟，如此，歐盟商品或許可以透過烏克蘭賣到俄羅斯。但亞努科維奇此一策略未能落實，後來反而走向強化和俄羅斯關係，而中止和歐洲聯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的道路，並且又在 2014 年 1 月 17 日簽署新法禁止抗議活動，因而引發反政府的群眾示威。即便後來亞努科維奇被迫下台，烏國國內的混亂局勢依然沒有緩解。親歐與親俄的兩派人馬發生衝突，烏國陷入內部分裂的水火之中。在示威過程中，有 77 人死亡，600 多人受傷。

2014 年 2 月 22 日親俄反歐的烏克蘭前總統亞努柯維奇被議會罷免總統職務，議會並決定 5 月 25 日舉行總統大選。亞努科維奇被迫流亡俄國，尋求政治庇護。這意味著，親歐美派暫時佔上風。但旋即，親俄派開始進行反撲。親俄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呼籲徹底獨立或併入俄羅斯，烏克蘭當局強烈反對，派兵進入克里米亞，而俄羅斯自 2 月 26 日起在烏克蘭邊境進行軍事演習。2 月 28 日，俄軍用直升機非法穿越烏克蘭邊境，未幾，俄軍未發一彈即實際控制克里米亞。3 月 2 日俄羅斯以保護本國公民為由，包圍當地數個小型烏克蘭軍事基地。6,000 名左右的俄軍完成了對克里米亞佔領行動，是所謂的克里米亞危機。

對此，美國白宮的聲明最初不點名地要求「該地區外部力量」（指俄

羅斯) 尊重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加拿大也附和美國，警告俄羅斯不要破壞鄰國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德國政府宣布，俄羅斯總統普欽已同意德國總理梅克爾的提議，在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之下，成立國際調查委員會與聯繫小組，要求就烏克蘭危機展開政治對話，並力促俄軍撤離克里米亞。

烏克蘭的國防不堪一擊，著實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據報導，烏國佈署在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的軍隊約只有 3,500 人，陸軍僅配備大炮和一些輕型武器，並沒有先進的戰車等裝備。而空軍僅有一個蘇愷 27 戰鬥機中隊。加上，烏國內部親俄民眾的配合，烏國早已是俄羅斯的囊中之物。

3 月 11 日，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發布聲明，81 位出席議員有 78 人投下贊成票，通過「宣告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和塞凡堡市獨立」。3 月 16 日，克里米亞發起公投，投票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約 97%)贊成脫烏入俄。接著，4 月上旬，烏克蘭東部親俄民眾連接佔領政府辦公建築和公家機關，要求市議員舉行公民投票，以公決是否加入俄羅斯。

很明顯，烏克蘭當局已經對境內親俄地區喪失了執政的能力。固然當年蘇聯解組後，克里米亞半島成爲烏克蘭的一部份，但半島兩百萬居民中有 60%自認爲俄裔而非烏克蘭人，同時島上還駐有俄羅斯的黑海艦隊；親俄是主流。對於克里米亞公投，俄羅斯總統普欽稱公投完全符合國際法，並呼籲保障克里米亞半島居民的自由意志和自決權。不過，大部分西方國家和烏克蘭臨時政府拒絕承認此公投，依照烏克蘭憲法，任何國界或領土改變必須經由全國性而非地區性投票。至此，烏克蘭問題已成爲歐美與俄國爭奪的刀俎下魚肉，而激烈內鬥讓此情勢更加惡化。

5 月 25 日，烏克蘭舉行總統大選。選舉呈現「西熱東冷」的兩極化景象。首都基輔等西部地區民眾大排長龍，欲藉選舉阻止烏克蘭進一步分裂，但烏克蘭東部由親俄民兵控制的工業區，許多投票處卻大門深鎖，少數城鎮甚至處於內戰狀態。選舉的結果是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當選。他於 6 月 7 日正式就職，並向烏東的居民喊話，承諾將分權地方，保證不干涉當地俄語使用，並提出全盤計畫解決東部對立問題。他表達相當堅定的親歐立場，揚言未來將會盡速與歐盟簽署經濟協議，也希望早日成爲歐盟會員國。至此看來，烏克蘭主流親歐而部分親俄的內部分裂格局已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洛申科的就職典禮上，有美國副總統拜登出席典禮，而俄國大使也參與觀察，但波氏親美，不言而喻。然而，俄羅斯並沒有放棄與烏克蘭新政府的關係，希望對話與合作。只是不管如何，烏克蘭經過一次內戰的撕裂，接下來，新政府除了必須面對東部和南部的動盪以及其與俄羅斯的關係之外，最大的問題是，如何修復烏克蘭內戰中遭受的社會和經濟損害，以及原有根深蒂固的腐敗和裙帶關係等社會經濟困境。

半年多以來，烏克蘭的政局歷經一番折騰，內部親歐美與親俄勢力進行了一場對決。政治領導精英欲做路線選擇，不論是早前親俄或當前的親歐美看來，最終都遭遇彼此強烈的反彈。雖然目前親歐美路線掌政，但內部親俄的抵制與破壞亦不可小視。內鬥的結果導致外力介入，而讓烏克蘭原已脆弱的體質顯得更加不堪，其對外的依賴性，乃更進一步加深。

叁、鋼索上中國向俄傾斜的平衡外交戰略

烏克蘭危機爆發後，有關克里米亞自烏克蘭獨立出來一事，令北京陷入表態上的困窘。俄羅斯希望能得到中國的支持或默認。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也認為沒有中國很難牽制俄羅斯，所以呼籲中國加入制裁行列。對於雙方的期待，中國一直克制其表態，謹慎行事。北京一直避免清楚闡釋其立場與觀點，但其外交論述的語氣的細微變化，以及外交身段的舉手投足之間，也都引來西方社會的密切關注。從中國的對外大戰略來看，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後，便將俄羅斯視為對外關係之首選。在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無可諱言，中國選擇向俄羅斯傾斜。中國曾公開地譴責西方鼓動的顏色革命，因為北京很擔心自己受害於此；而在西方強力壓迫下的俄羅斯的勢頭一旦下墜，將會導致西方對中國戰略包圍的上揚。策略上，北京正可藉由這次的烏克蘭危機強化其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而俄羅斯有效介入烏克蘭議題顯然意味著，其有抗拒顏色革命¹的能力；俄羅斯對中國的重要性，

¹ 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是指 20 世紀末期開始的一系列發生在中亞、東歐獨立國協國家以顏色命名，強調和平和非暴力方式所進行的推翻政權運動。

乃日見增強 (Kashin, 2014)。

然而即便如此，一個涉及自身利益的原則性問題，卻是中國無法規避的，即：中國必須遵守對邦交國－烏克蘭－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尊重，以及互不侵犯、不干涉另一國內部事務的原則。中國與烏克蘭有密切的邦交關係，有道義上的考慮。尤其是，在此原則還與中國自身統獨問題息息相關，中國一旦違背，承認分離勢力，將傷及自身。中國內部分離勢力很強勁，新疆與西藏的局勢不穩定，台獨以及近來的港獨，又是北京所憂慮的，一旦支持克里米亞分離主義，未來強權如仿而效之而對中國分離主義加以支持，那麼，北京將陷入自食惡果之境。這一點在中國外交部 2 月 28 日的聲明中已明白主張。而 3 月 17 日克里米亞公投結果產生後，北京對於克里米亞的公投結果也採取完全不予正式承認的謹慎態度，以免間接合法化台灣獨立公投的可能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對也表示：「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秉持客觀公正立場。中方高度關注克里米亞局勢的發展，希望各方保持克制，儘快通過對話，尋求政治解決途徑，並在尊重各方合理關切和正當權益的基礎上，實現克里米亞問題的妥善處理和解決。」（中國外交部，2014；Kashin, 2014）

中國也擔心，俄羅斯如果在干預烏克蘭方面取得勝利，則有可能鼓勵莫斯科重新奪回其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中國將可能陷入與歐盟相同的處境。基於上述種種的考慮，在有關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討論俄羅斯干預克里米亞的問題時，中國投了棄權票。棄權不啻為一個最適的選擇。而中國外長王毅也一再強調，儘快設立國際協調機制，討論政治解決的各種途徑，而在此過程中，各方均不採取激化局勢的行動。北京且增加對烏克蘭的財政援助（白墨，2014）。

而在緊守向俄傾斜的戰略準則後，中國乃小心翼翼地把握分寸，低調地處理其與歐美和烏克蘭的外交關係：（1）不得罪美國與歐盟。雖然俄羅斯有意積極尋求與北京加強關係以避免受西方孤立，這符合習近平的戰略觀，但中國如與美歐關係搞壞，將得不償失。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美國和歐盟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需要與美國和歐洲搞好關係。在此狀況下，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要求進展，自然有一定的限度。而這也

是何以中國領導人只能講一些「呼籲互相尊重，不對抗和合作」的冠冕堂皇的話語（橫路，2014b）。（2）不得罪烏克蘭。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無疑地，此舉乃將烏克蘭當局與烏克蘭主流社會推向親歐路線。在此情況下，中國如與俄羅斯結盟過當，那麼其與烏克蘭友好的關係將會遭到破壞。中國和烏克蘭有貿易、農業和軍事方面的合作，不管情勢怎麼變，中國仍然希望和烏克蘭新政府能夠繼續保持這方面的關係。

換言之，中國考慮的是中國如何在美、歐、俄、烏所構成的架構中，不失主要利益，微步前行，趨吉避凶。4月14日當歐盟外交部長主張擴大制裁名單而美國發佈黑海區域上空俄戰機多次和美戰艦靠近的新聞時，雖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的會面上表態：「中方高度重視中俄兩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雙方要繼續保持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加大政治互相支持，及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加強協調和配合。」，但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網站卻同時刊登外交部長王毅的主張：「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一貫秉持客觀、公正、負責任的立場，將繼續勸和促談，發揮建設性作用」（路西，2014）。北京一方面很約制地表達其對於俄羅斯立場的政治支持，而另一方面則反對西方加諸於莫斯科的制裁措施（Kashin, 2014）。

不過，不管中國在外交辭令上如何模糊與彈性，基於內政與國際的利益，其傾向俄羅斯的特徵，乃不言而喻。當普欽決定揮軍入克里米亞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發表聲明說，「烏克蘭局勢走到今天這一步事出有因。中方希望有關各方能夠推動通過對話協商政治解決有關分歧，防止事態進一步升級，共同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無作者，2014a）。中國外交部的立場四平八穩，小心翼翼，讓人無法清楚理解中國的真正態度，倒是新華社的評論較清晰：「西方偏頗的斡旋激化了烏克蘭，使得事情變得更糟糕。西方應尋求與俄羅斯合作，以便找到一個出路，而非將俄羅斯拒斥在外。西方應尊重俄羅斯在烏克蘭未來的規劃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Tiezzi, 2014）。

現實政治的考量實際上讓中國並未依其所謂的遵守「不干涉內政」或對烏克蘭領土主權完整加以尊重。畢竟，如果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將危及北京與莫斯科進展中的關係；反對俄羅斯意味著和西方站在一塊，並意味著中國選擇烏克蘭境內那些支持驅逐亞努科維奇的力量，這是標誌著橘色革命的最終勝利。北京對於橘子革命在內的顏色革命一直非常疑慮，始終認為那是西方背後策動的運動。中國深深擔憂美國在其境內的類似可能作為。對北京而言，不管十年前或今日的烏克蘭，西方介入都應為當前這種暴力的出現而負責 (Kashin, 2014)。

肆、中俄關係由疏而親的發展與極限

過去兩年，中國一直試圖把俄羅斯視為很重要的戰略夥伴，以支應來自美國的圍堵壓力，但最初普欽有點躊躇不前。習近平 2013 年上台後於 3 月 22 日首訪莫斯科，又於 9 月中旬訪問聖彼得堡。習近平的外交動作，顯示中國對俄羅斯的重視。在敘利亞的問題上，習近平和普欽一致，希望尋求政治解決而反對美國動武，隱然間，似乎有聯合抗美的意味。然而，沒多久，2013 年 11 月 2 日普欽卻派遣外長拉夫羅夫 (Sergey Lavrov) 與國防部長紹伊古 (Sergei Shoigu) 赴日出席首次日俄「2+2」會議。4 月 28 日安倍正式訪問俄羅斯，並與普欽俄發表《關於發展日俄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雙方簽署 18 項目中，至少 15 項是經濟類協議，涵蓋交通運輸、能源、金融、投資銀行、保險等領域，並在安全議題方面擴大合作。為了擴展經濟外交，安倍擬與俄方設立一個 10 億美元的基金，以便支援日本企業到俄羅斯投資。11 月 12 日普欽到訪與中國有南海衝突的越南，並稱越南為「極其重要的夥伴」。11 月 13 日普欽與朴槿惠在首爾舉行了會談。普欽訪越韓，跳過北京，過其門而不入，根據美國之音電台網站 11 月 13 日的報導，這是俄羅斯不滿意目前的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現狀，普欽總統欲藉遊訪問越南和韓國向北京發出信號。

2014 年 3 月 1 日，俄羅斯對烏克蘭動武，導致俄羅斯與歐盟及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歐巴馬主張，一旦俄羅斯採取進一步行動破壞烏克蘭穩定，將號召歐盟及其他夥伴對俄採取新的制裁措施。3 月 27 日在聯合國大會上，中國投棄權票。選擇投棄權票，是中國保持四面討好的最佳策略，

但無論如何，這對於在國際社會居孤立處境的俄羅斯而言，確有取暖的作用。然，即便如此，俄羅斯在面對與中國的關係上，依然刻意維持淡然的態度。據俄新社 4 月 17 日的消息指出，俄羅斯總統普欽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表示，「中國在經濟方面正逐漸成爲第一強國，俄中關係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準。俄羅斯與中國對一系列國際重要問題有著相似立場，共同擔負著維護世界和平的重任。不過，俄羅斯未計畫與中國建立軍事政治同盟，因爲這種聯盟體系已經過時了。」普欽的說法其實也透露俄中關係中很奧妙的戒心與保留。而這方面，中國其實也有深刻與清醒的認識。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4 月 18 日回答有關普欽上述公開講話說，俄羅斯是中國最主要的對外關係國，但她不忘強調，美國亦然。中方的回答乃不卑不亢。

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 5 月上旬所發表的國家安全藍皮書卻呼籲中國從戰略上「聯俄、拉歐、穩美」。這一論述是否終成中國的國家戰略，猶待進一步觀察，但從此概念未被阻止發表，顯見，這概念應該至少初步獲得北京的默許。由此看來，相較而言，中俄交往過程中國顯然一度較俄羅斯積極，也寄望較深。無論如何，烏克蘭局勢的後續發展，危機狀態的惡化卻告示著：一股推力和一股拉力正積極將俄羅斯和中國再次送作堆：前者是烏克蘭危機及後續引發的克里米亞、頓內次克（Donetsk）和盧甘斯克（Luhansk）等地的動盪，使得俄羅斯遭受以美爲主的西方世界所批判與制裁，從而被推向中國，藉以取暖；後者，中國則利用亞信會議的舉辦，加強對俄羅斯的拉攏，以壯聲勢。可以說，烏克蘭境內嚷著要獨立的聲音所激起的「俄美矛盾」，以及同一時間中美在東海與南海所潛存的對峙，激起北京 2014 年欲以「主場外交」作爲稀釋美國圍堵壓力的戰略安排，從而導致中俄有相互取暖的需求，而彼此之間出現了更大的合作空間。在這種脈絡下 2014 年中國方面的外交戰略，配合烏克蘭危機裡俄羅斯的外交孤立，無疑地產生了一個足以吸納俄中關係，使之更進一步緊密化的大漩渦。

2014 年 5 月 20-21 日，中國在上海舉辦亞信第四次峰會，在中俄兩國元首即將舉行的會議前，中國副總理張高麗和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在北京舉行了會談，雙方同意增加雙向投資和在金融上的合作。中國增加對俄投資，中國成爲俄羅斯外商直接投資的第四大來源

地。張高麗也請俄方幫助中國企業在遠東經濟特區的投資。同時，中國也希望加強與俄羅斯透過中俄投資基金進行直接的交易。5 月 21 日，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欽的見證下，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在上海簽署了『中俄東線供氣購銷合同』（儲信豔，2014）。

俄羅斯爲了爭取在烏克蘭議題中方的支持，同時另一方面，因爲歐洲減少購買，導致它需另闢蹊徑，而寄望於中國的購買，以致於被迫降低價格向中國出售天然氣；中俄始於 2004 年的天然氣談判馬拉松終於畫下句點（路西，2014）。就此而言，旁觀的中國無疑是烏克蘭危機的最大獲利者。不只如此，中國亦寄望雙方的安全戰略關係更進一步靠緊。這一點，我們可以由烏克蘭新總統波羅申科於 5 月 25 日就職，但習近平卻等到 6 月 4 日才去電道賀這個舉措，看出端倪。該外交舉措意味著北京在政策向俄羅斯傾斜的當頭，積極接住來自莫斯科的橄欖枝，從而強化中俄雙方的關係。

俄羅斯擔心美國和歐盟繼續擴大單一市場，也擔心北約逼近俄羅斯西部邊界，影響俄羅斯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影響力。中國同樣也擔心在亞洲受到美國及其東亞盟友的包圍。實際上，俄中雙方都對於美國遍布歐亞的聯盟心存恐懼。這種情況乃促使中國與俄羅斯走得更近，而欲發展出某種新的非正式聯盟關係以平衡來自美國的壓力。中國外交部模糊的立場其實正表現出其進退維谷的處境。中國本能上挺俄羅斯，但由於語彙上對俄羅斯的支持會違反其所謂的「不干預內政」爲原則，並爲將來外國勢力以軍事行動來介入其內部分離主義的口實。因此，當現實政治計算凌駕政治原則時，北京只能以心照不宣的方式支持俄羅斯。

然而，俄中之間關係固出現積極交往的助因，但不諱言，雙方積極的進展，卻也有一定的內在裂痕。近年來，中國科技、國防和軍事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許多方面正在趕超俄羅斯。俄國處處防著中國，軍售方面的分歧擴大。過去幾年中國已經開始減少引進俄制武器，普欽也曾經就中國山寨版的俄式武器而大發雷霆。中國山寨武器，無論是性能還是價格都優於俄羅斯，中國將這些武器開始對外推銷，性價比都優於俄羅斯，影響了俄軍售，減少了俄的經濟收入。普欽 2012 年 5 月上任後，此一問題更加

尖銳，普欽有時對中國不假辭色的作為也就更無遮掩了。特別是，俄羅斯對中國周邊有領土爭議的國家，如越南，兜售先進武器，大幅度提升與越南的軍事技術合作水準。俄羅斯一系列的行為，確實嚴重影響了中俄關係的正常發展。除此之外，中俄關係的障礙尚有地理的、歷史的、文化的複雜糾葛。眼前中俄關係走向親密終究只是一種權宜的結合。計謀的、短期的利益或外交語彙終究不能與長期的國際利益相混淆（Yan, 2012）。

伍、脫俄入歐的烏克蘭經濟進一步向中傾斜

獨立後的烏克蘭奉行以大國關係為基軸、東西平衡的外交政策，積極開展多元外交，全面擴大對外交往。在強調「歐洲選擇」的同時，也注意發展其與中、印度、巴西等大國關係。2006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的崛起，外匯存底首次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中國更利用美國尚陷入阿富汗與伊拉克戰後重建的泥淖，積極向外擴張經濟與外交，其中，中烏關係便有很長足的進展。中烏兩國的人文、邊防、海關等領域交流頻繁，地方交流也相當活躍。中國的浙江、福建、山東等省便與烏克蘭有很密切的交流與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司，2007：239）。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11 年對烏克蘭從事國是訪問。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則分別於 2010 和 2013 年對中國進行國是訪問。在 2013 年這一次，亞努科維奇與習近平還簽署了友誼合作的條約，雙方建構了策略夥伴關係。中烏關係的緊密可以分別從軍事與經貿關係看出梗概：

一、深化的軍事交流與不確定的未來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資料，在 2009-13 年間，烏克蘭是世界第八大的武器輸出國。由於烏克蘭擁有很強的軍工複合工業基礎，中俄也都對它有所覬覦：俄羅斯不願見它遠走，北京則不願見到莫斯科拓展其在烏克蘭的影響力。在武器供應上，基於中國需要烏克蘭在戰機、直升機引擎、造船、登陸艇、導彈／航天以及其它領域技術的供應，一旦俄羅斯掌控了烏克蘭，中國對俄羅斯的軍事武器的依賴將更加深。故

而，烏俄關係越不睦、越糾葛，對於中國越有利 (Moore, 2014)。

俄羅斯是中國軍事科技的主要來源國，但「厚中國之鄰 (印日) 而薄中國」卻一直是俄羅斯的做法 (崔琳、謝政道, 2007: 105)。對於中國而言，維持烏克蘭軍購來源，可以彌補其在軍事科技上的落後狀態，尤其在與從俄羅斯進口的武器相較，烏克蘭相對質好而價廉。同時，對於中國購買武器而在其國內仿製一事，烏克蘭顯然不至於像俄羅斯那麼在意。俄羅斯控訴中國，在 J-11B 戰機的製造上便整個抄襲自蘇愷 27 戰機，而中止這方面的合作，不願該項產品賣給中國。中國轉而向烏克蘭購買。烏克蘭出售一種蘇愷的原型，中國將它拿來作為 J-15 海軍戰機，此外，烏克蘭也出售中國非常需要的噴射引擎和直升機引擎。烏克蘭同時也是北京在升級版的空對空、面對空以及巡弋導彈等方面的來源，並且，在克里米亞製造的野牛氣墊艇 (Zubr landing craft) 以及雪龍可以有效對付台灣。烏克蘭地位的改變將影響中國武器的採購與技術發展。但一旦烏克蘭成功地加入歐盟，而歐盟屆時也仍對中國禁運武器，那麼，烏中的軍事交流與合作將面臨來自歐盟的限制，這對中烏雙方都是不利的 (Moore, 2014)。

2012 年 12 月初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和習近平簽署雙邊協定並發表一份聯合聲明道：「中國無條件地保證不對無核的烏克蘭威脅或使用核武。同時，中國更保證當烏克蘭遭受核武攻擊或威脅，中國保證提供烏克蘭的核安全保障。」中國國防大學朱成虎少將便主張，中國應將核子保護傘從烏克蘭聯結到北韓、伊朗、緬甸等國，以提高中國在國際非擴散的規則制定的話語權，而促進區域安全。人民日報認為，中國對於烏克蘭的核子防護傘的提供可以讓中國進一步抗拒美國核子的威脅與敲詐。而另一方面，中國要對烏克蘭做出核子防護傘的承諾，必須面對危機來自俄羅斯的現實。但中俄關係被習近平視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最好的。而中俄雙方經貿在 2015 年前可望達到 1,000 億美元。因此，這種狀況一旦發生，應會讓中國陷入艱辛的戰略難題 (Conroy, 2014)。然而，戰略承諾與政治現實終究有落差，當 2014 年 3 月 1 日，俄羅斯對烏克蘭動武之際，雖無關核子防護，但中國的反應除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辭外，終究無法對烏克蘭伸出援手，甚至還在外交上向俄傾斜。而反過來說，烏克蘭一旦加入歐盟對中國

的軍售將會受到何種衝擊，充滿未知，也很值得進一步的觀察。

二、烏克蘭經濟將更進一步依賴中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緊隨歐盟和俄羅斯之後，中國是烏克蘭第三貿易伙伴。中烏兩國 2012 年貿易額超過 80 億美元（路西，2014），但到了 2013 年，中國卻躍身成爲繼俄羅斯之後，烏克蘭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貿易超出 100 億美元（Kashin, 2014）。糧食安全一直是中國一個長期關懷的議題，但隨著都市化後可耕地的減少以及能地污染與水資源的短缺，中國鼓勵更多的糧食進口。烏克蘭在 2013 年外銷穀物達 1850 萬噸，預計 2020 年以前達到 4,000 萬噸。以糧換貸便是中國對烏克蘭的一個重要政策。中國便曾貸給烏克蘭 30 億美元，並要求以糧還貸。2012 年 5 月 25 日，中烏簽署協議金額達 30 億美元的『中烏農業領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並計劃在烏克蘭購買 300 萬公頃（合 3 萬平方公里）的農田，將近於烏克蘭總耕地面積的一成。如果這一投資最終成功，烏克蘭將成爲中國在海外最大的農業中心。烏克蘭新政府對於習近平所倡議的「絲路經濟地帶」很感興趣，並希望在其中扮演角色（Keck, 2014）。中烏互補關係使得雙方的合作關係乃進展神速。因此烏克蘭的政治動盪不僅對全球的食物供應有害，也是中國所不樂見的（Tiezzi, 2014）。在製造業方面，烏克蘭高層有意將自身轉化成爲中國製成品進入歐洲或俄羅斯市場的橋頭堡（Kashin, 2014）。

在投資方面，過去幾年中國有大量的營建公司進駐烏克蘭，目前烏克蘭是繼利比亞之後中資營造海外投資的第二位。然而由於革命的破壞，至今中資已損失達 166 億美元之譜。中國商人得自北京的外交保護，顯然不足。在 2014 年 2 月 25 日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逃到俄羅斯後，中國外交部聲明要與烏克蘭立足於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戰略性夥伴關係；五月選舉後的烏克蘭與中國之間的所有政治協約應會全數保留。然而，烏克蘭整體投資環境的惡化，尤其加上很多烏克蘭從事地產、建築政客與富商都外逃，他們不少曾是中資的夥伴。由此推測，烏克蘭對於中國的對外經濟戰略的份量應會急速降低（Kashin, 2014）。

不過由於與俄羅斯敵對，對普欽而言，未來即便烏克蘭可能是敵國，

但卻構不上一個強國 (n.a., 2014d: 39-40)。在這種狀況下，相信在中俄之間，烏克蘭仍會向中國傾斜，而加深對中國的單向依賴。

從謀略的角度來看，在中烏簽署的協議中，北京的利益除了著眼於中烏兩國持續的經濟與軍事合作，同時，基輔對於反對台獨的官方立場，更是北京所要的 (Conroy, 2014)。不過，中烏之間固存在很深厚的實質關係，但在中國的心目中，烏克蘭的戰略意義終究不像中亞那麼重要。而向來中國對於遠離自身勢力範圍的衝突，總是採取低調不干預的態度 (路西, 2014)。

當然，從大國的格局來看，北京並不希望烏克蘭的政權與西方靠得太近，同樣地，中國在支持俄羅斯上面，也有其界線。當中國領導層努力思考如何從事和平崛起，力求成為經濟、外交和軍事大國的同時，他們必須考慮如何既能保持進入美國市場，又避免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引發新的冷戰 (橫路, 2014a)。同時，北京對於克里姆林宮企圖繼續充當前蘇聯勢力範圍的保護傘，也不可能毫不再意。而另一方面，假如烏克蘭成功加入歐盟，那麼，烏克蘭出售武器給中國將受到限制。再反來說，如果烏克蘭是在俄羅斯的掌控下，那麼烏克蘭對中國的軍售便要過問於俄羅斯，尤其是那些敏感武器，中國的武器來源也一樣會陷入不穩定狀態。由此看，維持三月前原有的現狀應最有利於中國的。而最近以來的烏克蘭的變局對於中國與烏克蘭的軍事交易確實是一種威脅，讓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劃添增困擾 (Moore, 2014)。同時，再進一步看，如果烏克蘭的變局被複製在中亞，產生所謂的「烏克蘭中亞版」，導致中亞地區出現動蕩，屆時俄羅斯有可能借口保護俄國的利益和俄裔居民而進行武裝干涉。中國一半天然氣的供應來自中亞，長遠看，這種發展趨勢將使中國陷入安全困境 (路西, 2014)。

陸、烏克蘭危機讓中國漁翁得利？

俄羅斯傳統外交的重心畢竟在西方。在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邦之後，頓內次克和盧甘斯克兩省雖想獨立於烏克蘭之外，也獲得俄國支持，但俄國似乎無意兼併。一般估算，普欽最終可能希望見好就收，以免和西

方搞得太僵。2014年6月6日在法國諾曼底登陸紀念日活動上，當與會領導人照完集體相之後，普京與德國總理梅克爾和波洛申科一起，在午餐會前交談了15分鐘，被外界視為是化解烏克蘭危機的一線希望(蕭爾，2014)。只是，乍暖還寒，2014年7月17日卻發生馬航MH17的墜機事件，在烏克蘭靠近俄羅斯邊界的10公里處，遭受俄羅斯所支持的烏克蘭東部叛軍地對空飛彈所擊毀，機上283名乘客和15名機組成員悉數罹難。為此緣故，美歐與俄羅斯的關係又陷入緊張，歐美並進一步對俄羅斯採取制裁。自7月29日起對俄羅斯採取新的制裁，以迫使俄羅斯停止支援烏克蘭東部的叛亂行動。而俄羅斯也不示弱，一年內禁止從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對其制裁的國家進口肉類和水果等農產品(歐陽誠，2014)。

雖然說此一新的制裁直指俄羅斯的經濟命脈，而俄羅斯的反制裁措施顯得有些威力不足，但從全球的戰略格局看，這種報復性的措施，不僅沒有有效解決烏克蘭本身的問題，甚至當俄羅斯民族主義被激起後，非理性的因素上揚，反而造成外交情勢的僵局，而有演變到歐美與俄羅斯之間的一種雙輸的格局的態勢。西方國家這種透過制裁的途徑，不僅沒有讓烏克蘭東部的叛亂行動獲得解決，相反地，整個結構態勢反將將俄羅斯推向與中國更緊密的關係。美歐的制裁雖然暫時壓抑住了俄羅斯的氣燄，但卻造成中國氣勢的上揚。

目前很立即看得到的制裁副作用是，在經濟上，中國已得到俄羅斯廉售石油與天然氣的便宜，而在美歐與俄羅斯的相互制裁殘殺中，中國的農產品找到新出口。在金融交易方面，歐美的制裁也加速了俄羅斯去美元化的進程，俄國多家企業正著手以其他貨幣替代美元進行資金交易，導致人民幣成爲首選。可以說，漁蚌相爭而中國得利。整體來說，在始自今年3月以來的烏克蘭危機的過程中，中國一直是旁觀的獲利者。烏克蘭危機使各方之涉入國都有討好中國的需求，但終究中國並沒有加入西方制裁俄羅斯的行列。

西方經濟制裁俄羅斯才啓動。8月28日波洛申科譴責俄羅斯部隊又再度進入烏克蘭。只是，俄方否認此消息。同一天稍後，普欽表示，俄國將繼續提供人道援助，給烏克蘭東部平民，並呼籲烏克蘭東部親俄反抗軍開

設人道走廊，讓戰場上被包圍的烏克蘭政府軍安全離開；俄國援助車隊在該周內載送補給品到烏東後，將回返俄境。

若干觀察家認為，俄國希望維持在烏東的影響力的決心，是無庸置疑，但俄羅斯並不需出兵或兼併烏東；普欽只想讓烏克蘭逃不出俄國的勢力範圍，包括放棄加入歐盟或北約，但如果無阻止，普欽在其國內與國際上的顏面盡失。普欽便別無選擇 (n.a., 2014b: 47)。而莫斯科的一個智庫 Levada Centre 所做的民調顯示，74%的受訪者對美國的觀感很負面，而該主任 Lev Gudkov 發現，俄羅斯人顯然藉烏克蘭議題與西方攤牌，一洩蘇聯瓦解後，內心深處的挫折 (n.a., 2014c: 40-41)。截至目前，北約一致認為，俄國的軍事動作表明其有插手烏克蘭的強烈意圖，不惜讓烏東「凍結於衝突」之中，而讓烏克蘭出現無限期的動盪 (無作者，2014c)。8 月 31 日歐盟 28 名領袖決議，給予俄羅斯一周時間，在烏克蘭問題上改弦易轍，停止援助烏國分離組織，否則就要對俄羅斯採取新一輪的制裁。而烏克蘭政府則警告，該國將與俄羅斯瀕臨全面戰爭。

總體而言，烏克蘭與周邊的俄羅斯、歐盟與中國皆屬小國對大國間的垂直互補關係，烏克蘭地處東歐，不管在經濟、政治或安全皆直接與俄羅斯和歐盟有連動關係，其可悲處在於，俄羅斯意欲將烏克蘭掌握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西方或烏克蘭當局則要把烏克蘭推入歐盟，進而進入北約，是強權攻防的戰略緩衝帶。烏克蘭危機儼然成為冷戰後東西方關係的分水嶺，為俄羅斯和美歐對立手提供了固化的條件，雙方由戰略容忍轉向戰略對抗，即便偶有戰術性的妥協，但是戰略僵持卻可能是長時間的 (梁建偉，2014)。

目前為止，美國對烏克蘭的介入也是很零星的，且色厲而內荏；話講得硬，但手段卻很薄弱。歐美一致希望制裁是針對普欽及其親信財團，但希望勿傷及一般百姓，有時不免投鼠忌器 (na., 2014a: 47)。目前，普欽仍未拉下戰爭的布幕反而在升高緊張。普欽顯然要美歐跟著他的節奏而行 (n.a., 2014d: 39-40)。不過，烏克蘭危機果真持續再惡化，美國勢必某種程度被迫更進一步捲入，畢竟，傳統上，美國重視東歐的程度往往高過東亞。更何況，歐洲本身就是分裂的，有些主張更強硬的制裁，有些反對，有些則計較經濟損失。歐洲公司甚至為反對制裁而遊說 (n.a., 2014a: 47)。

美國如不介入，西方將缺領導中心，制裁恐難收效。果其然，那麼，美國勢將難以歐亞兩端兼顧，這對於其原有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政策將有所減損，但這對中國來說就是有利的。除非在亞洲的日本能擔負起輔佐美國來平衡中國崛起的角色與任務。準此，將中國拖下水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誠然，在烏克蘭的危機過程，中國的舉手投足在在引人注目，各方都希望中國站在他們一邊。伊恩·佈雷默（Ian Bremmer）認為，中國是烏克蘭危機的最大贏家（無作者，2014b）。無疑地，居處強權爭鋒之際，中國顯得左右逢源。俄羅斯總統辦公室的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kov）3月19日在BBC的頻道公開說，「假如某個經濟夥伴強制制裁，我們將注意力轉向其它的經濟夥伴」，他並讚揚中國有將烏克蘭與克里米亞的整個歷史與政治的脈絡，納入考量。而正由於西方社會深深憂慮俄國會向中國靠攏，尋求結盟，因此，對於制裁俄羅斯一事顯得相當謹慎與自制。但不管如何，在這一次烏克蘭的危機過程，左右逢源的北京竟不費吹灰之力而登上國際政治的中心（Kashin, 2014）。

不過，當中國被評價為最大或唯一獲利者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烏俄歐三角關係的底層變遷，也將對中國產生不利的影響。如上所言，在中烏關係上，烏克蘭維持三月前原有現狀才是對中國最有利的，不僅經貿關係得以持續強化，軍事供給也可以維持穩定。但目前看來，至少有兩個挑戰是中國必須面對的：

1. 經濟援助的問題：短期間看來，烏克蘭的政治經濟生活仍將陷入一段混亂與不確定的時期。這種狀況下，必然影響中國對烏貿易與投資的正常利益；中國甚至須提供更多財政支援。問題是，中方曾以30億美元向烏克蘭國家食品糧食集團採購糧食，但烏方目前僅向中方提供了價值1.53億美元的糧食。2014年2月下旬，中國已經向國際仲裁機構提起訴訟，要求烏克蘭賠償損失（無作者，2014d）。但這種以先償還積欠的舊債，再談新貸的做法，不見得見容於歐美。歐美，尤其歐盟經濟惡化，自固不暇，只能將援助的工作轉包給IMF（國際貨幣基金）。歐盟和美國拉中國入夥，便是寄望於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況且中國在IMF也有出資，根本躲不過去，

不借也得借。然而，烏克蘭一旦破產，舊債連同新債，其償還可能更遙遙無期。自烏克蘭爆發危機以來，其對 IMF 的援助借款累計已逾 45 億美元。而目前，戰爭不僅尚未平息，甚至還在瀕臨全面戰爭的局面。烏克蘭的經濟與財務狀況，顯然已瀕臨無底洞的處境，而中國並無法避開池魚之殃。

2. 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後遺症：烏克蘭當局一旦加入歐盟，烏克蘭作為中國產品入歐盟的橋頭堡角色或許是一利，但烏中關係的政軍關係勢將失去原有的自由度。實際上烏克蘭當局已於 2012 年 3 月 30 日與歐盟草簽聯繫國協議，烏克蘭將可以加入以歐盟為主體的自由貿易區，此舉意味著烏克蘭向著加入歐盟這一目標邁進了重要一步。未來，從民主、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的角度來看，烏克蘭將與中國漸行漸遠，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勢將影響烏中關係的長期發展。

柒、結語

烏克蘭危機雖起因於其內部發展的外交路線之爭，卻不自覺地將世界幾大強權捲進來，而且不會那麼快善了。烏克蘭內部有著親俄派與親歐派的鬥爭，其外部也潛伏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的嚴重對抗。稍有不慎，很可能爆發一場具有國際含意的區域戰爭。依目前看，衝突尚未見緩和，但經濟的負面影響已逐漸蔓延了。德國總理默克爾 (Angela Merkel) 8 月 25 日稱，烏克蘭危機已使得德國第二季經濟意外萎縮 0.2% (無作者，2014e)。究竟這是一種粗造的、民粹的路線選擇所造成的悲劇，抑或是追求民主轉軌的必然陣痛，值得進一步追問與細察。

而在強權之中，作為遠方旁觀者的中國，這是從天而降的危機，非其所能操控，而從戰略位置與利益看，保持隔岸觀火、坐收漁利，固然是最佳的戰略選擇，但以中烏關係的緊密度看，實際上，由不得中國，它並無法全身而退。只是，相對於美歐俄的付出而言，大體上說來，中國固得失互見，但就眼前而言，得仍應多於失。然在未來中國極可能因為烏克蘭的

脫俄入歐而面臨既有利益的流失，而且是結構性的、方向性的。北京如何面對一個逐漸走向與歐盟整合的烏克蘭，應也涉及其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大調整，這一變動，不可謂不大。不過，未來總是可形塑的。在既有國際權力結構鬆動而新的結構在成型的過程中，北京作為站在有利的戰略位置的玩家，終究可主動塑造更多而靈活的籌碼，為其所用。

然烏克蘭的危機還在惡化中，目前我們仍無法對於中國戰略的進一步得失做過早與過多的判斷，也很難完全釐清其未來可能居處的位置以及扮演的角色。但不可否認，我們卻可以從烏克蘭危機個案判讀出，眼前中國戰略環境的兩面性：一方面，崛起的中國其影響力真的是無遠弗屆，連一個在地理上距離中國很遠的烏克蘭，都深深地烙印著中國的影響力；自然地，另一方面，我們也從中可看到中國外交攤子鋪蓋得何其大，而陷入全球性政治參與，已使中國無法置身事外，其實也是負擔，而依大勢看，與其具有相似的集權的意識形態之盟友在減少當中。未來中亞以及中國周邊其他國家這種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所謂的顏色革命，如果也複製了烏克蘭的版本，向西方的民主政治位移，屆時，中國也可能要面臨如俄羅斯般的選擇。今日的俄羅斯或有可能是明日的中國。

參考書目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司 (編), 2007。《中國外交: 2007 年版》。中國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 雷日科夫 (徐昌翰等譯), 2008。《大國悲劇: 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中國北京: 新華出版社。
- 崔琳、謝政道, 2007。〈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台俄互動之約制〉《俄羅斯學報》6 期, 頁 75-113。
- 中國外交部, 2014。〈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克裏米亞公投結果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oprc.gov.mo/chn/fyrth_1/t1137990.htm) (2014/9/3)。
- 白墨, 2014。〈分析: 中國面對克里米亞的選擇〉《BBC 中文網》3 月 17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3/140317_crimea_russia_china.shtml) (2014/10/6)。
- 路西, 2014。〈烏克蘭危機: 俄中戰略合作的微妙關係〉《BBC 中文網》4 月 15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4/140415_ana_china_russia_ukriane.shtml) (2014/9/3)。
- 無作者, 2014a。〈中國外交部: 中方了解烏問題歷史經緯和現實複雜性〉《俄羅斯新聞網》3 月 3 日 (http://big5.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shizheng/20140303/43999282.html) (2014/9/3)。
- 無作者, 2014b。〈佈雷默: 中國是烏克蘭危機的最大贏家〉《日經中文網》5 月 8 日 (<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9004-20140508.html>) (2014/9/3)。
- 無作者, 2014c。〈俄坦克入烏, 各方譁然!〉《Giga Circle》8 月 29 日 (<http://tw.gigacircle.com/1902179-1>) (2014/10/6)。
- 無作者, 2014d。〈中國向烏克蘭索賠 30 億美元: 中國官方道驚人真相〉《新浪博客》8 月 29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b0f32b0102_e71v.html) (2014/9/3)。
- 無作者, 2014e。〈默克爾稱烏克蘭危機損及德國經濟〉《新浪財經》8 月 25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jwmjc/20140825/200920113798.shtml>) (2014/9/3)。
- 無作者, 2014f。〈烏克蘭〉《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8C%E5%85%8B%E5%85%B0>) (2014/10/6)。
- 橫路, 2014a。〈英媒: 烏克蘭事變或促使俄中聯手抗美〉《BBC 中文網》3 月 5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05_press_ukraine_china_russia.shtml) (2014/9/3)。
- 橫路, 2014b。〈烏克蘭危機: 中國立場備受關注〉《BBC 中文網》4 月 17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4/140417_press_ukraine_china_strategy) (2014/9/3)。

- shtml) (2014/9/3)。
- 歐陽誠，2014。〈奧巴馬再談中國：中美不同在哪裏？〉《BBC 中文網》8 月 14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8/140809_obama_nyt_interview_china.shtml) (2014/9/3)
- 儲信豔，2014。〈中俄簽 30 年天然氣購銷合同 總價值 4000 億美元〉《新京報》5 月 22 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4-05-22/023030192168.shtml>) (2014/9/3)。
- 蕭爾，2014。〈波羅申科：與普京會面開啓危機對話〉《BBC 中文網》6 月 7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6/140607_ukraine_russia_dialogue.shtml) (2014/9/3)。
- 梁建偉，2014。〈王海運少將：烏克蘭危機可能給中國帶來十年戰略機遇期〉《人民網》4 月 23 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4/0423/c1011-24932194.html>) (2014/9/3)。
- Conroy, Christian. 2014. "China's Nuclear Parasol." *The Diplomat*, January 26 (<http://thediplomat.com/2014/01/chinas-nuclear-parasol/>) (2014/10/6)
- Eckel, Mike. 2014. "China May Be Biggest Winner from Ukraine Crisis." *Voice of America*, September 1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china-ukraine-russia-benefits/2432373.html>) (2014/10/6)
- Kashin, Vassily. 2014. "Propitious Balance: China's Position on the Ukrainian Crisi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ne 7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Propitious-Balance-16711>) (2014/10/6)
- Keck, Zachary. 2014. "Ukraine Seeks Stronger China Ties." *The Diplomat*, June (<http://thediplomat.com/2014/06/ukraine-seeks-stronger-china-ties/>) (2014/10/6)
- Kelley, Michael B. 2014. "BREMNER: China Is the Big Winner of the Ukraine Crisis." *Business Insider*, May 20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remner-china-is-the-big-winner-of-the-ukraine-crisis-2014-5>) (2014/10/6)
- Moore, Gregory J. 2014. "China's Stake in the Ukraine Crisis." *The Diplomat*, May 21 (<http://thediplomat.com/2014/05/chinas-stake-in-the-ukraine-crisis>) (2014/10/6)
- n.a. 2014a. "Ukraine's Turmoil: Chaos Out of Order." *Economist*, May 3, pp. 46-46.
- n.a. 2014b. "Russia and Ukraine: Ratchet Up, Ratchet Down." *Economist*, June 21, pp. 46-46.
- n.a. 2014c. "Russia and the West: How to Lose Friends." *Economist*, August 9, pp. 40-41.
- n.a. 2014 d. "Ukraine and Russia: Battering on." *Economist*, August 23, pp. 39-40.
- Tiezzi, Shannon. 2014. "China's Agricultural Deals with Ukraine in Jeopardy." *The Diplomat*, February 28 (<http://thediplomat.com/2014/02/chinas-agricultural-deals-with-ukraine-in-jeopardy>) (2014/10/6)
- Yan, Jiann-fa. 2012. "Vladimir Putin's Deepening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in the Tangled Russia-China-US Triangle." 《俄羅斯學報》10 期，頁 1-21。

The Ukraine Crisis and China's Strategic Situation and Options

Jiann-fa Y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in March 2014 not only reveals the internal struggles between pro-Russian and pro-European factions inside Ukraine but also the involvement of a serious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Europe allies and Russia from without. This is an opportunity but also a risk for China. In a self-constrained manner, China has been very cautious on the issue. From a strategic view, China had better to keep 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But, for China, it is not an easy job to get rid of the involvement because China-Ukraine relations are close. Amid structural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stands in a favorable strategic position and enjoys more flexible chips for its use. For the time being, China's gains outnumber losses on Ukraine issue. However, China's strategic environment is double-sided: on the one hand, the rise of China makes its influence far and wide, but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its over exposure, China has been greatly devoted into the global participation, so that China cannot stay out of it. It is actually a burden.

Keywords: Ukraine crisis, China's strategic situation, China-Ukraine relations, pro-Russian faction, pro-European faction